

石匠娃的心事

江白鹭



静谧山野风景如画

题记:放弃城里繁华,回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大山里“玩石头”,这位石匠娃究竟图啥? 其实,他的那点心事很简单:不让家乡的好山好水只停留在记忆里,而是把这片山水打造成充满生机、活脱脱的“聚宝盆”,将大巴山的清凉与诗意,传递给每一个渴望回归自然的人。

大巴山的风,从万顷林海里漫溢而出,翻过青黛色的山脊,拂过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的沟沟壑壑。风里始终裹挟着清涧幽谷的湿润水汽,继续着山间草木揉碎的淡淡芬芳。

鱼坪村因境内三座留存古老传说的神秘鱼穴而得名。可来过这里的人都说,比鱼穴更令人牵肠挂肚的,是漫山遍野、仿佛从大巴山地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青石。在鱼坪,石头从来不是沉默的顽物,而是饱吸山露、沐浴山风,有呼吸、有温度的鲜活生命。

山里的石头,早已融进一代代山民的烟火日常:拾级而上的青石台阶,跨溪通行的石砌小桥,蜿蜒山腰的石板古道,遮风挡雨的青灰石瓦,依山而垒的斑驳石墙,藏尽人间烟火的石头民居,碾过岁月春秋的老旧石碾,围合庭院的青石坎沿,冬暖夏凉的地下石窖,引流山泉的山间石渠,加固梯田的护坡石埂。它们顺着山势错落排布,稳稳镶嵌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云端山野间,将百年岁月的沧桑沉淀、代代山民的坚韧风骨,雕琢成一首镌刻在大巴山褶皱里的乡土长诗。

在这片石头垒筑的山野天地里,藏着一个石匠娃朴素的心愿。他叫叶胜峰,土生土长的鱼坪本地人,也是村里同辈年轻人中,最擅长“玩石头”的手艺人。

孩童时期,叶胜峰的玩乐就和同龄孩子截然不同。他总爱蹲在河边、沟谷捡拾、搬运、堆砌青石,以石头搭建场景玩过家家。6岁踏入小学课堂,他便攥紧衣角跟在父亲身后,学着乡里匠人的模样,抡起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大铁锤。鏊子重重凿在青石之上,叮、叮、叮——清脆的撞击声在幽深山谷层层回响,这是刻进他骨血里,最动听的山野童谣。

山里娃天生带着不服输的韧劲,加上头脑机灵、悟性出众,没过几年,凿石、垒坎、砌墙的全套石匠手艺,他便尽数精通。叶胜峰对家乡的青石有着很深的执念与感情:大巴山的山石是天然珍宝,虽不属于工业成品建材,却有着远超人工建材的优良质地,耐风霜、抗侵蚀、坚固耐久;可塑性极强,可根据施工需求随意切割、打磨塑形,更能就地取材,大幅降低乡村基建成本,是大山馈赠给山民最优质的乡土建材。

早年,他手中的铁锤与鏊子几乎从不停歇。但凡村内修建石坎,他不依赖水泥黏合,仅凭一双手、一把鏊刀,就能将棱角生硬的天然石材排布规整、咬合严丝合缝。历经数十年风雨冲刷,石缝之间细密紧实,寸草难生。村里修建民居院落、修整田间石坎、砌筑庭院坝台、铺设村内石板路,有他忙碌的身影;进山修筑灌溉水渠、

丙午夏日,长安文友数人分驾两车莅临汉阴县,邀我导引,同游南山故里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 感念盛情邀约,我欣然应允,相伴同游。

第一天早上用完早餐后,众人驱车沿汉谿路奔赴南山。南山其实不是具体的某座山,而是代指汉阴县的漩涡、汉阳两镇,因这两个地方位于凤凰山以南,便统称为南山。我从小在漩涡镇长大,南山便成了生我养我的故土。十余岁时,我常跟随父亲徒步进县城,拂晓动身,日暮方能抵达。一路汗水浸透衣衫,双腿酸痛许久难消,归来后仍兴致勃勃地向玩伴细数见闻:凤凰山奇峰秀壑、县城市井百态、街巷琳琅小吃。一番讲述引得伙伴们瞠目垂涎,彼时我因见闻广博,成了一众孩童的领头人。自此上学放学不必自己背书包,每日总有乡邻孩童送来红薯干、浆巴馍、炒黄豆、桃李鲜果,塞满我的衣袋行囊。

这次,我和文友们原本计划半个小时登临山顶,让众人一览凤凰山云海仙境。不承想车行三元梁,文友们便纷纷停车止步,观赏赞叹,拍照留念,一路走走停停,抵达山巅时已是午后。晨雾尽数散去,烈日高悬长空,山风徐徐拂面,全无伏天燥热之感。脚下青山叠翠、碧水萦回,风光怡人。

当夜,我们留宿漩涡镇的堰坪茶厂。为赴次日的云

修建蓄水水窖、加固农田田坎、山体边坡围挡防护,也有他奔波的足迹。大山需要匠人,乡里乡亲需要他。

可大山之外的都市世界,始终闪烁着诱人的霓虹,牵动着少年的初心。高中毕业那天,叶胜峰伫立山头,望着漫山绵延的青石,在心底立下志向:不做女婿补天遗留下的闲散顽石,愿做承载人间烟火的坚固磐石。

怀揣这份初心,他背起简单行囊南下闯荡,做过货物贩运、打过零散小工、自主闯荡商海。十几年来在外打拼,他踩过行业深坑,吃过生活苦累,见识过都市的车水马龙、万家灯火,尝遍人情冷暖,历经世事浮沉。外面的世界广阔繁华,可每到夜深人静之时,闭上双眼,耳畔永远回荡着大巴山穿林越谷的山风;脑海里总会浮现自己亲手凿砌的石墙、修筑的环山石渠,连梦境里,都萦绕着家乡青石独有的湿润气息。

走得越远,乡土羁绊越深。最终,叶胜峰这块历经红尘淬炼、风雨打磨的“磐石”,带着多年打拼积攒的全部积蓄,毅然告别繁华都市,重返魂牵梦绕的大巴山深处,扎根故土,奔赴藏在心底的乡土理想。

叶胜峰把创业选址,定在了自己儿时放牛、割草的山坳。他决心在这片荒草丛生的闲置坡地上,开辟全新天地,打造一处能让都市游客驻足停留、静心栖居的山野民宿。



“了了山谷”山水怡人

南山故里迎远客

孙远友

海晨景之约,观赏享誉海内外的明清万亩古梯田,茶厂主人吴大松清晨7时便备妥丰盛早餐。文友们睡眼惺忪步入餐厅,望着满桌的本土特色小吃倍感新奇。我逐一讲解各类小吃的食材本源、制作工艺与独特风味,众人宛若刘姥姥初入大观园,一边细细品尝,一边连声赞叹,尽兴欢愉。

未至8点,众人便催促启程,驱车沿蜿蜒盘山公路奔赴凤凰山顶。山路曲折回旋,浓雾自山脚翻涌升腾,原本不足1个小时的路程,因众人频频驻足观望惊叹,足足耗费两个多小时。上午10时许,我们终于登临峰顶,恰逢云海最佳观赏时段。立身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巅,云海奔涌翻卷,万亩梯田、千山翠岭尽数隐没雾海之中,唯有几处峰顶突兀显露,宛若沧海之中孤立的礁岛。

临近中午,红日冲破云雾喷薄而出,云开雾散,风堰古梯田全貌豁然铺展眼前。梯田顺着山脊地势环绕延展,从山脚盘旋至山巅,大的宛若曲池,小的如同明镜。登高俯瞰,阡陌纵横,田埂蜿蜒,如春螺叠翠、云塔凌空,灵动的曲线别具风韵。莽林云海映衬之下,梯田线条行云流水,整体气势磅礴浑浑,让人由衷叹服先民世代垦荒劳作的智慧。

风堰古梯田始建于明末清初,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,是湖广移民与本土土著和睦相融、同心耕耘的见证。

他为这片山谷取名“了了山谷”。名字清淡素雅,寓意了却心事,归耕田园山野。这里的自然风光更是得天独厚:清晨,一轮橘红色朝阳冲破山间浓雾缓缓升腾,金色晨光穿过林木缝隙,洒落在院外斑驳的青石板上;林间百鸟啁啾,篱边野花盛放,袅袅炊烟顺着山风缓缓飘散,整座山谷生机盎然。夜幕降临,一轮皓月高悬幽蓝夜空,山腰瀑布传来隆隆轰鸣,脚边溪流绕石叮咚流淌;一动一静之间,整座山谷奏响独属于自然的生命乐章。

步入“了了山谷”,抬眼是茂林修竹,拂面是穿林清风,四下清幽静谧、远离尘嚣。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,搭配原汁原味的大巴山乡土田园风貌,让这里成为都市游客心之所向的山野休闲秘境。

沿着石板路缓步漫游,满眼皆是温润治愈的青绿山色,呼吸之间满是草木清芬;寻一块天然青石静坐观景,山野趣味扑面而来。往来游客或举起相机打卡自然风光,或跟着主人体验凿石、农耕的山野乐趣;或沿溪谷漫步嬉戏,或静坐石砌露台煮茶闲谈。置身此间,人仿佛漂浮在大巴山的云雾之中,烦恼尽数消散。

盛夏时节,静坐溪畔、倚靠石屋屋檐,或是夜间围坐篝火旁闲谈,清凉山风挟裹着溪水凉意扑面而来,一扫盛夏的燥热烦闷。

看着山谷里游客惬意的笑脸,叶胜峰愈发坚定心中方向。他深谙石匠之道:每一块天然山石都有独特天性,垒墙筑基必须顺应石材本性、咬合严丝合缝、施工稳扎稳打;打造山野民宿、发展康养文旅,亦是同理。他将在这片山水的满腔热爱,以及多年在外闯荡积累的经验,一锤一石、一步一景,全部融入这座山谷院落。施工过程中,他没有推倒原有老旧石屋重建,完整保留村落原生建筑风貌,同时精准适配现代人对舒适性的需求,完成乡土建筑与现代康养服务的完美融合。

如今,“了了山谷”已是陕、渝、鄂三省交界地带家喻户晓的山野康养度假胜地。交通出行便捷通畅;从平利县广佛镇沿盘山公路上行,全程13公里,车程不足半小时;从曾家坝集镇出发,9公里山路、20分钟即可抵达;从四面绝壁的普崖寨徒步下行,数公里路程便能直达院落。踏入山谷,温润清凉的山林晚风即刻包裹周身,远离喧嚣的松弛与踏实感油然而生。

身边不少同乡亲友始终不解:好好的城里生意不做,回到深山折腾石头,他到底藏着什么心事?

其实他的心愿简单又纯粹:不愿让家乡得天独厚的绿水青山,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;只想凭借手中的铁锤、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,把儿时荒芜的放牛山坡,打造成带动全村增收致富的乡村“聚宝盆”;把大巴山独有的清凉气候、藏在山石草木间的山野诗意,馈赠给每一个厌倦钢筋水泥、渴望回归自然的都市人。

当笔者问及返乡创业的最终目标时,叶胜峰的回答朴素而坚定:“我做的是前人栽树、后人乘凉的事实。我的目标很明确:把偏远的鱼坪村,打造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、乡村振兴示范村,建成生态康养、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,带动全村群众共同富裕。这不仅是我的个人心愿,更是我们全村老百姓共同的期盼。”

紫阳县的茶山上,今年62岁的王安银张口,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吼声。那声音粗粝、滚烫,像汉江伏天的浪头拍在岸边的青石上,又像老木船龙骨在湍流中发出的吱呀喘息。作为全县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他会唱30多首原生态船工号子。每一首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:有逆水行舟时的搏命呐喊,有顺流而下时的舒展咏叹,也有泊岸卸货后的轻松调笑。让人担心的不是他老了,而是那30多首歌,至今还没有找到足够多的耳朵和喉咙来接待它们。

有一组数据,像江底的暗礁一样硌人:紫阳县全县在册的各级传承人平均年龄62岁;20世纪80年代普查登记的252位民间歌手,如今掌握技艺的高龄老艺人仅剩10余人,而常年坚持拜师学艺的本地青年也仅余个位数。

但在紫阳县,我看到了另一面。在焕古镇的茶园里,传统的舞台边界正在被打破。游客挎着竹篓,踩着露水走进茶室,指尖刚触到那一芽一叶,耳边便响起了原生态的采茶调。歌声不是从扩音器里放出来的,而是带着山间清晨的湿润气息,从茶园深处飘过来的。这些山歌,终于重新回到了它的出生地。更让人意外的是,一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歌者,开始用手机对准自己,站在田埂上、灶台边,甚至就在自家堂屋里,扯开嗓子吼几句山歌。没有美颜滤镜,没有声卡修音,画面有时还会晃动,可就是这样的粗犷和真实,几条视频下来,全网播放量破了10万。

这件事至少说明一个道理,不是年轻人不爱听,是我们以前没找对地方给他们听。而短视频里那一声带着泥土气息的吆喝,恰恰击中了他们被流水线内容喂养已久的神经。原生态的力量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

当然,断层不是靠几段爆款视频就能弥合的。传承这件事,终究要落到一代又一代人身上。虽然学校里统一开设了民歌课,配发了官方编纂的教材,但很多老师是全科音乐教师,他们受过规范的学院训练,教得了简谱和发声方法,却很难教出那份藏在紫阳方言里的“土味儿”。那种味道不是靠音准和节奏就能拿捏的,它是一种口型、一种气息、一种祖祖辈辈泡在茶山和江水里的生命经验。

但值得肯定的是,紫阳县为保护传承和发扬紫阳民歌,组建了专项采风队,扛着录音录像设备,一趟趟钻进偏远村镇,去敲那些高龄老艺人家的门。他们知道,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。必须把那些快要失传的唱腔、方言、故事,甚至是老人在唱某一句时脸上的表情、手上的动作,都完整地固化成数字档案,再系统地编撰成《紫阳民歌全集》。这不是把活态的文化做成标本,而是为未来的研习者留下一份尽可能接近原貌的参照。

最重要的是,一种“分层”保护的自觉正在形成。不再是“一刀切”地把民歌塞进课堂,用统一的教案去覆盖所有可能性,而是开始尝试走不同的路。让王安银这样的老艺人领衔开办传习所,带着徒弟们一边演出一边授艺,让传承变成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艺;让散落在各个村镇的民歌班重新恢复活动,婚丧嫁娶、节庆盛会,这些场景本就是民歌最天然的舞台;让“师徒相授”这种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方式,重新获得生存的土壤和制度的尊重。传承不是把一首歌从嗓子里挪到纸上,是让另一副嗓子在漫长的耳濡目染和口耳相传中,自然而然长出同样的纹理。

黄昏的汉江边,对岸飘来歌声。那是实景演出的灯光亮起来了,也是茶农收工后随意而起的哼唱。两种声音在江面上相遇,分不清哪一句是编排好的节目,哪一句是骨子里的惯性。

我愿意相信,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茶园里听懂那句“哟啊喂”背后的辛苦与快乐,当王安银再张开嘴时,江对岸能传来一声带着年轻气息的回应,紫阳民歌正在找回那条通往山野的路。

人心存善即是廉

杜波儿



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曾说:“灵魂最美的音乐是善良。”这话放在我外婆和母亲两代女性身上,最是贴切。

外婆是旧时地主家的小姐,知书达理;外公是知识分子,家境殷实,是周围人眼里的“富裕人家”。有次舅舅撞见有人偷摘田里的菜,刚要出声喝止,就被外婆一把拉回屋里关上门,压着声音说:“别喊,你看他慌得左顾右盼的样子,肯定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走这一步。一点菜而已,你喊得大家都知道了,他的脸往哪儿放? 就当没看见吧。”

后来那个偷菜的人辗转知道了这件事,他当时确实是家里孩子饿得发慌,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。被外婆的善心打动后,他硬是凭着一股子心气苦干,没过几年就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。更让人感念的是,后来的特殊时期,当年那个偷菜的人拼着全力护着外婆,帮我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。

小时候听母亲讲起这件事只觉得新奇,长大才慢慢懂:外婆那不是“软心肠”,而是一种不仗势欺人、不苛责他人难处的宽厚。这份在优势地位上对他人困境的体谅与悲悯,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的“廉”,不滥用自身的优越去摧毁一个挣扎之人的尊严。

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孩子,从小耳濡目染。后来外婆走了,她听着舅舅们讲外婆的故事长大,更是把“做人只求无愧于心”刻进了过日子的细节里。小时候住在农村,总有人来家里借粮借油,借了大多也不还。姐姐们每次都不情愿,母亲总一边数落我们“不懂事”,一边转身把东西递过去:“人家既然开口,肯定是真的遇着难处了。咱们家省一口饿不坏,能帮一把就帮一把,还不还的,哪有救人急重要?”

生产队里有个无依无靠的残疾人,有一次,不小心将整条胳膊烫得满是水泡,疼得直叫唤也没人管。母亲看了心疼,拿缝衣针消了毒给他挑破水泡,涂了紫药水,还留他在家吃了饭。后来队里分粮食,没人想到,分到我们家时,他特意沿着边舀,我家那年分的土豆个个饱满均匀,是全村最好的一份。我们才反应过来,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报恩。

母亲常说“行善不问前程,只当给后人积德”。她这一辈子没占过别人半点便宜,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人难处,80多岁了依然精神矍铄。我们7个兄弟姐妹从小看着她的背影长大,也把“不贪小利、不欺弱者、无愧于心”的道理刻进了骨子里。母亲的行为同样是一种“廉”,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她守住了内心富足的底线,不因他人弱势而冷漠,不因自己付出而索求。

外婆当年对偷菜人的宽容,换来了危难时刻的托举;母亲对残疾人的伸手相助,换来了不声不响的回馈。每一次的厚道、每一点的善心,都是给后辈留的最珍贵的财富。

家门里的“廉”,是外婆关上门时的那声轻叹,是母亲递给别人粮食时的那双手,是刻在我们心里的那句“无愧于心”。它让我们走到哪里都记得:待人多一点宽厚,处事多一点公心,不贪小利,不亏良心——这就是我们家代代相传,最珍贵的“传家宝”。